

溪霞古茶

金磊



溪霞山上有茶,不知栽种于何年月。有洪坪乡老言,或是清初秀峰寺崇拙禅师自西川携来手植;亦有龙宿百岁翁言,只知幼时随祖父在此山采摘过,却不知何时有此茶。

年代久远,莫能审其生出本末。乙巳年暮春,有农人自溪霞山来,给我捎带有少许,自述在溪霞山发现数株古茶,清明前自己采制了些,特意送来尝鲜,惜城里无好水,若得溪霞山甘泉,春水煮茶,不啻人间至味,饮为神仙。

我遂邀农人在我耕读斋饮茶叙话,打听山中之事,农人说自溪霞山采回后,每日平常当水饮用,身体颇较从前康健,惟日月之逝,两鬓斑斑,渐显老态,忽一日妻子惊呼:“竟返老还童,白发转为青丝了”。

始知此茶之妙,竟有延年益寿之效。我观农人面色,已逾古稀之人,望之不过五十出头,揣测莫非真是此茶之效?

农人却不即喝茶,道:难得进城,听说你这里有美酒,想当食客,讨杯酒喝!

我哈哈大笑,原来竟是个酒客。

一人斟茶,一人酌酒,书斋对饮,窗风过处,农人先酒后相,谈吐不俗,竟亦是雅人。我品其茶,味虽醇厚,却与普茶无异,并无奇特,礼送农人出门后,忽感舌尖回甘,唇齿生津,真个回味无穷。

方知此茶是事后茶,堪为妙物。

乙巳年初夏,诸事忙毕,腾出手来,我对熊志凌先生,周小平道兄(因我俩都喜欢藏书,练拳等,志同道合,故互称道兄)、好友金宁飞讲溪霞山有古茶之事,邀约一起上山采茶。三人闻讯后,遂欣然归往。

临行时,金宁飞因他事,未能前往。

我嘱周小平道兄,若是由山后的龙宿上山,由我找向导;若是由山前的洪坪上山,由他找向导。

盖因我是溪霞山后龙宿人,他是溪霞山前洪坪人也。

周道兄亦知溪霞山有古茶,只是从未去采摘过,建议由洪坪上山。不过洪坪有两条路,一是张海溪,非常险峻;一是上木硕,稍微平缓。

问我走哪一条,我回答征求一下熊先生意见,联系熊先生后,他建议不如走上木硕,张海溪那边太险,不安全。

路线遂确定走上木硕。

不用向导者,不能得地利。

我交代周道兄要物色个好的向导,以免山中迷失路径,他回答已经找到。

四月三十日晚,我送小孩回龙宿老家,在老家住了一宿。

五月一日清晨,因熊先生车有他用,我驱车去江口接他。

由民和平德上高速干道,途经洪坪时,周围村庄,笼罩在薄雾之中,晨光熹微,不觉让人耳目一新,精神一振;特别是溪霞山下的张海溪,树木茂盛,翠竹成林,农舍点缀其间,炊烟袅袅,云雾缭绕,清溪绕村而过,山水人家,真个别有情趣。

再观溪霞,千山初醒,朝云出岫,巨岩壁立,势欲倾倒,雾气缥缈,仿若仙境;山势次第伸张开去,重峦叠嶂,山峰险峻,有的如巨人屹立,有的似宝剑出鞘,远山深处,神秘苍莽。

我想: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,溪霞古茶,今日要一探你的真容了。

迎着朝霞,向江口赶去。

接到熊先生,吃过早餐,采购了些零食、饮料、矿泉水,便直奔洪坪与周道兄会合。

在向导的带领下,我们一行四人,由洪坪村上木硕后面上山。

张海溪上山的路我走过,上木硕这边确实要平缓些。

先穿过田土,越阳度阡,然后进入林区,到达山脚,身处其中,感觉山势逐渐大了起来,树木掩映,遮天蔽日,山中的太阳似乎照不到林下的路,接着进入溪沟后,

路面湿滑,像行进在原始森林中,稍不注意,便要滑倒。

这时,我们发现路旁石壁下,放有不少“草鸡”,向导介绍是登山客留下敬山神的。

我问怎么讲?

熊先生接话解释道:拜访名山大川,要带一颗赤诚的心,在以前,规矩还要大些,山中有猛兽毒虫,要焚香化纸,礼敬天地神灵,上山才能确保平安;现在简化了,扯茅草,扎只“草鸡”,敬拜山神就行,其实敬的不是神,敬的是自己那颗心!

此事让我想起母亲常讲的一个故事:

龙宿有个内亲,是江口县白云村陶家湾人氏,龙宿人唤作“黑狗姑爷”,求龙宿做客,听说溪霞山有跌跌打损伤的草药“子莲”,遂决定上山采药,第一天很顺利,采到不少,回来后对大家道:“我采到这么多,都说黄牯山(溪霞山又名黄牯山)恶,也不过如此嘛。”

第二天又上山采,“子莲”大多生在岩壁上,“黑狗姑爷”一脚踩空,从悬崖上摔下去,脚摔断了,被藤蔓挂在半岩壁上,捡了一条命,有樵夫看到,救下后无法行走,后被龙宿人用梯子抬下溪霞山。

“黑狗姑爷”懊悔自己,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
让“黑狗姑爷”想不到的是,他摔断腿不是最“恶”的,溪霞山还有更“恶”的。

解放初期,国民党败退官员唐思学,与纵横江口、岑巩、万山三县的绿林人物武腊生等,扯虎皮做大旗,带着几百人啸聚溪霞山,周边百余里闻之色变,后被解放军剿灭。

当然,“黑狗姑爷”讲错过与摔断腿没有必然关系,但对大自然保持一颗崇敬之心,却是必要的。

走出溪沟,然后上山,路径越来越陡峭,还好经常有农人上山,路被砍伐过。

古木、岩石、花草等,被慢慢的甩在身后。

行到山腰时,千沟万壑尽收眼底;抬头望去,山川起伏延绵,云蒸霞蔚,气象万千。

身处其中,始觉山高自有客行路之境。

我们一行四人,沿山径攀援上去,我在前面,爬上一道石壁时,回首看后面的人,突然闪得一惊,一条大蛇伏在石壁上面的树枝上,与我贴面相望,近在咫尺。

我忙向后闪了几步,呼大家快看有蛇,熊先生正爬在蛇的下方,抬头看去,好

大一条蛇悠然的趴在树枝上,一动不动。

熊先生看了一会儿,也不害怕,自顾自的爬了上来。

我交代不要惊动它,大家大笑道:缘分缘分,这回真碰到山神了!人与自然的和谐,蛇虽惊我,我却不惊蛇,如遇老友,如逢故人,两不相扰,各行其道。

快到山顶时,有一段石径,由悬崖上横过去,十分险要,长二三里许。

行至崖嘴处,向导介绍此处原先有两棵古柏,伸长出去,是绝佳的风景,被洪坪夏某砍伐了。

我看去,还剩一棵硕大树桩屹立在崖畔,仿佛在诉说昔日村托溪霞山的风采。

我看着古柏桩,不能言语,只感到深深痛惜。

过了悬崖石径,上到山顶坳口后,道旁一树野蔷薇,花开正艳,几只蝴蝶轻盈的飞舞在枝上,我们坐在坳口小憩,山风徐来,掠过一丝蔷薇花香,淡而不浓,真个沁人心脾。

由坳口过去,土地平缓,一去数里都是草坪,路旁繁花点染,踏香而行,别有洞天。

溪霞山上面,虽进入初夏,却蜂拥蝶促,山花烂漫。

盖因地处高寒,繁花果实要晚于山下之故也。

路旁羊奶果、樱桃果正成熟,红扑扑的挂在树上,仿佛正等待我们这群登山客。

这两种山果,酸甜可口,我们饱食了一回,真是:

莫道山家无款待,白云春色任君餐。

向导遥指前面,道:翻过前面那匹山就到了。

我们往莽然森翠的林中去,上到山腰,有一处凹陷的约二三百的小盆地,茶树就长在盆地石缝间隙里,周围延伸开来,有六七亩茶。

原来是一处茶园。

云雾缭绕,不知何人何时所种,像仙家后院一般。

对比陆羽《茶经》所说:“野者上,园者次……其地,上者生烂石,中者生砾壤,下者生黄土。”

此处茶叶当属上品。

爬山涉水,披荆斩棘,因彼而来,真是不虚此行。

溪霞山古茶园已有问津者,被山民采过几次了,也算因缘时节,我们赶上采最后一次,若是晚来几天,茶苗抽枝就没有

茶了。

我观茶树高则四尺余,矮则一米许,树姿并不挺拔高大,许是气候高寒之故,抑或树质本身如此。像千年老龟,万年仙鹤一般,任凭春去秋来,很少有生长变化。

芽色翠嫩,叶片寸许,显得粗中带秀,野而不俗。长在溪霞山巅,朝露暮霞,山气日佳,大概吸收了天地之灵气,日月之精华,故才有农人所述延年益寿之效。

向导介绍采茶亦有讲究,不能用手指掐断,而是用手捏芽提断,这样断口处才不至于发黑。

我们采了约有三四斤。

向导推荐挨龙宿方向有好景物,遂带我们穿过厚密的山竹林,到娘娘岩、刀片山等处,饱看了一回风景。

然后原路下山。

行至山腰时,忽闻谷中哗哗有流水声,向导说下面有溪泉,我驻足临山听泉,忽有所思:

在苍松寒岩、瞰泉临涧等环境,可以省略用茶器具,若是在城市之中、显贵之家,茶器茶具当是不可少的,否则便算不得真正的饮茶了。用水也当是有讲究的,按照《茶经》的说法:“其水,用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。”像在北京喝茶,需用玉泉水的水,才能喝出茶的味道。喝溪霞山茶,当用溪霞山泉水,那才是一绝,可惜没有带桶子来,若有桶子,抬两桶回家,泉水试新茶,可抵得上琼浆玉露。

熊先生见我似有所悟,道:茶性寒,原是君子饮品,诸位可知它有《易经》属性?

我该怎么讲?

熊先生道:“坎上巽下离于中”,坎是水,巽是风,离是火,只有按照这个诀窍,才能煮出好茶,这可不是我捏造,这是先贤原话呢!

熊先生此论,说到了煮茶所用器具问题,是懂茶之人,确是高论。

周道兄观我们探讨茶道,遂打诨道:我管它是用罐罐煨,还是用火炉煮,我只平常拿来当水喝,没有许多讲究!

我回道:道兄不愧是清流中的一股泥石流,虽略输文采,平常是道,却是离茶道最近的,不愧山人本色。

说完,大家哈哈大笑!

下山,向导邀请到他家炒茶。

炒茶我们是外行,正没个炒处,遂欣然同住。

向导家亦采制有溪霞山茶,他妻子颇为贤惠,年龄六十出头,个子中等,坎肩短发,性情柔和,待客谦逊,煮了一壶茶,让

我们喝茶坐等,然后进厨房烧火洗锅子,周道兄见状,帮忙在灶前烧火。

我与熊先生起身围在灶旁,与主人闲话,观杀青制茶。

火烧起后,女主人把茶倒进大锅里,然后倒入少许水,盖上锅盖,捂一会儿,打开锅盖,用筷子翻炒。

这时,雾气蒸腾,一股浓郁的新茶香味,扑面而来,阵阵清香无比。

翻炒一会儿,然后捞出放在两个瓷盆里,向导与女主人不断揉搓各自盆里的茶,再放入锅中炒,再捞出揉搓。

第二道揉搓的时候,已有黏糊的茶浆,女主人讲解这时候茶中苦气、寒气,已慢慢出来了。

这种手工炒法,与现代直接烘干工艺相比,颇有不同。

我看着女主人娴熟的手法,道:在农村传统的思想里,一般对女性有两个要求:一是要茶饭好,二是要麻亮(女红)好,我看嬢嬢都是行家呢!

女主人边炒茶,边介绍自己成长身世,道:农村是要讲这两行的,我是大坪场地慢村竹山的,我们那是山窝窝,封建落后,赶场可以赶羊桥、狗牙场、大坪场和龙阳溪,我生得不合宜,是九月三十后出生的,当时分不到口粮,于是祖父给我取了“兔兔”的喊名,鼓励不怕,栽根“乌泡刺”就把我养活了。我真名叫舒发娣,我娘家屋边有几棵大茶树,年年开春,祖母就要炒茶,炒茶做饭料理家务,是在祖母那里得的;做鞋子打鞋垫,缝缝补补的女工,是逼出来的!

在我们聊天的时候,茶叶已被揉搓、炒制五六遍了。

这时,女主人让周道兄注意火候,不要太大,若有糊味,就炒失败了。

茶叶收水后,慢慢翻动,便不需要再揉搓了。

炒了约两个半小时,溪霞古茶炒制完成。

女主人给我们各泡了一杯,试茶。

坐等,茶叶沉入杯底,茶味慢慢出来,茶汤呈金黄色,提杯轻抿,始感微苦;继而慢饮,颇觉厚重;再次缓喝,已现回甘;最后畅饮,满口茶香。

果然啜苦咽甘,真佳茗也!此时,我颇有诗兴,提杯唱道:

溪霞古茶
偶闻嘉茗谒溪霞,
春深老树犹带芽。
管他山高客行远,
且将文章试新茶。

熊先生、周道兄大呼:好诗、好诗!

我们赞女主人原来却是老茶手,传统制作,古法技艺。

女主人谦说平常就是这样做!

接着,一式三份给我们各包了一包。

熊先生说得非得易,我们都是福人,一路平平安安,若非向导,难窥溪霞山茶真容,遂打听向导姓名:

向导者谁?上木硕游光泽也。

这时,已近傍晚,屋外田野蛙鸣虫叫一片,向导夫妇留吃晚饭。

我已交代家里做生活,遂辞别。

回到龙宿,父母已做好饭菜。

父亲说家里有只公鸡,喂了两年多,跑出去得远,怕被别人拿去吃了,今天宰了待客,还推有豆腐。

我拿出两瓶珍藏的老酒。

熊先生、周道兄看着堂屋里八仙桌上满满一桌菜肴,道:真个设酒杀鸡作食!

我回道:招待不周,切莫为外人道也!说完,大家哈哈大笑,相邀入席。



寻梦边城

杨旭

由四川过湖南去,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靠近湘西边境一个地方名为“茶峒”的小山城时,有一小溪,溪边有座白色小塔,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只一个老人,一个女孩子,一只黄狗。

沈从文寥寥数语,便勾勒出《边城》如梦似幻的轮廓,也勾起了我对那片湘西世界无尽的向往。终于,我踏上了这片寻觅之旅,去探寻书中的诗意与温情。

《边城》中的故事发生在茶峒,其地理位置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西北边境,与贵州省松桃县和重庆市秀山县接壤。茶峒地处酉水之畔,属于湘西山区,境内多山地、丘陵,自然风光秀丽,有青山绿水环绕。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融合了湘、黔、渝三地的文化特色,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边城风情。

其实沈老先生的“由四川过湖南去”也可以说“由贵州过湖南去”,因为这里是湘黔渝交会点,可以“一脚踏三省”。我这次从贵州过去,刚进入茶峒小镇,时光仿佛倒流,沈从文笔下的世界鲜活地铺展在眼前。脚下的青石板路,被岁月打磨得光滑,每一步都似能与过去的时光交织。街边错落有致的吊脚楼,一半悬于河岸,一半扎根大地,在悠悠岁月中坚守,默默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木质的楼体散放着质朴的气息,与潺潺的流水相依相伴,构成一幅宁静而美好的画面。

翠翠小屋在茶峒小山城的溪边,有着尖尖的屋顶,上面覆盖着青瓦。屋前有个小小的庭院,用简单的木栅栏围着,院子里种着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。旁边有座白色小塔,周围是青山翠竹,溪流如弓背般清澈透明,鸟语花香,环境优美静谧,宛如世外桃源。

沿着清水江前行,在拉拉渡渡口,便寻到那艘方头渡船和拉绳。拉拉渡静静横亘,连接着湘渝两地,成为边城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它有着近千年历史,一直沿用着最为古朴的方式,勤勉地渡运着三地边民以及游客、客商。

拉拉渡的构造简单却充满智慧。一根拇指粗细的钢缆,如一条银色的纽带,稳稳地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,两端牢牢地固定在两岸的巨石或粗壮の木桩上。

略显古朴的木船,船身被岁月打磨出深深浅浅的痕迹,船篷两端各有一个光滑的铁环,钢缆就从这两个铁环中穿过。

当有人需要过渡时,艄公便坐在船头,手持一根带凹口的短木棒,将凹口稳稳地搭在钢缆上。只见他微微后仰,双脚用力蹬住船板,双手紧紧握住木棒,有节奏地拉动,船便在他的牵引下,缓缓地向着对岸移动。随着木棒的拉动,钢缆与凹口摩擦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,和着江水流动的潺潺声,仿佛在演奏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
拉拉渡不仅是连接两岸的交通方式,更是边城文化的象征,承载着沈从文笔下《边城》的悠悠故事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两岸人民的生活日常。如今,虽不见老船夫矫健的身影和翠翠灵动的模样,但我似乎能看到老船夫熟练地引着竹缆,口中吆喝着“慢点慢点”,稳稳地将渡船驶向对岸;又似看到翠翠睁着如水晶般澄澈的双眸,好奇地打量着往来的过客,时而帮着祖父摆渡,时而与黄狗在溪边嬉戏玩耍。这一刻,我仿佛成为了这山水间的一部分,沉醉在这纯粹的美好之中。

抬眼望去,远处的白塔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醒目。白塔以白色为主色调,给人一种纯净、圣洁的感觉,宛如一个白色的守护神,静静地矗立在那里,与周围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形成鲜明对比,又和谐相融,在阳光的照耀下,白塔散发着柔和的光芒,塔尖儿有时会闪烁着金光,像是天上的仙山。它孤独地矗立在那里,见证着小镇的兴衰变迁,也守护着翠翠纯真的梦想。在白塔下,我不禁想起翠翠等待傣送归来的画面,心中满是对这份纯洁爱情的感动与敬意。尽管结局充满了未知与遗憾,但这份执着的等待,却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。

走进小镇,便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。集市上人们操着质朴的方言,热情地叫卖。各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这里的人们,保留着最原始的善良与纯真,他们真诚待人,凡事只求心安理得。每一个微笑、每一句问候,都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“大哥,来一餐‘一锅煮三省’,如何?”一口清纯的声音传来,翠翠模样的苗族姑娘热情大方地迎过来。“一锅煮三省”是沈从文先生作品中提到的边城特色菜肴,这道美食汇集了贵州的豆腐、重庆的酸菜以及湖南的鱼,构成了一道独特的美味。我们架不住姑娘的热情和美味的引诱,坐进了江边窗明几净的餐厅。

日渐西斜,喧嚣渐散,茶峒小镇逐渐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。我坐在溪边,望着对岸绿树红村,回味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。沈从文先生用文字构建的《边城》,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,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人性至善至美的追求。在这里,我找到了那份遗失已久的宁静与纯粹,仿佛心灵也得到了又一次洗礼。

“白塔和老屋还在,清澈见底的河水也在,渡口仍在,河上传来的鼓声让人恍惚,也许那个人明天就回来……”离开茶峒时,刷到女儿的微信朋友圈,我略有所思——这座充满诗意的古镇,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深知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《边城》的魅力都不会褪色,它将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,在文学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探寻它的美好。